

神秘不可思議的愛(上)

——蔣碧微的愛情故事

葉潤玉

愛的宿願痛苦備嘗

民國三十六年夏天，蔣碧微女士要求我為她的身世和遭遇，真真實實的編寫成一部小說，藉以紓解她的苦痛和矛盾。當時我雖答應，但因我是公務員，日中八小時的辦公時間，放公回家，須忙照顧家事，一時無法執筆寫小說；又因所要寫的主要人物，却是赫赫有名的當政者，雖然在小說中不用真名，但既然要真真實實的寫，自不免會洩露真相，這與男女主角雙方都不太好，因此拖延未寫。

民國三十九年，大陸全部淪陷，我與外子跟隨政府自重慶到成都，往香港。四十年四月全家遷來臺灣，暫住交通部公路總局的和平東路溫州街口宿舍。某一天在溫州街無意中邂逅蔣碧微女士，驚喜重逢，她立刻邀我到溫州街靠近羅斯福路那一頭的住處小談。她的日式住宅門口上兩旁，一邊掛着「蔣寓」，一邊掛着「張寓」。我問她和那一位姓張的同住，她說：「就是張道藩，我們已經同居了。」我向她道喜，她微微嘆一口氣說：「這只是達到道藩與我愛的宿願，

我們不是正式夫妻，所以他是「張寓」的主人，我是「蔣寓」的主人。」我很納悶，便問：「既然同居，那末別人對你又怎麼稱呼呢？」她說：「還是張先生蔣女士或蔣先生呀。我不能接受姓張的關係，朋友來請帖，要分開我和道藩兩人的姓名，如果寫上什麼張夫人張太太，我是不去的。道藩是有婦之夫，我不想取代他妻子的地位。同居之人，名不正，言不順，唉，這就是我感情的矛盾與苦痛。」

門口有汽車停下來的聲音，佣人說：「張先生回來了。」我便起身告辭。碧微說：「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希望你再來看我。」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間，在一次應酬場合中，與蔣碧微女士鄰座吃飯，相見之下，互通姓名，繼而互相攀談；她說我很溫和很直爽，很合她的心意。我也稱讚她溫文而又豪爽，尤其她那帶着圓形的臉，白白的皮膚，額上打着留海，頭上兩邊盤着兩個圓髻，更顯得活潑可愛。酒席散後，我們又繼續談話，談古論今，大有相見恨晚之概。

第二天下午，碧微女士來我家看我。第三天

適逢星期日，上午九時多，碧微打來電話，約我到她家中小談。她家住南京傅厚岡，離我住處不遠，我應約前往，剛進院子，她已在大廳門口迎接我了。她的房子很寬大，佣人端茶退出後，客廳中只有我與她兩人。碧微對我說：「也許我們有緣吧，我對你一見如故。為了表示不隔閡，彼此直接叫名字吧。你叫我碧微，我叫你潤玉，好嗎？」我笑說：「當然好，這樣表示更親熱。」

她稍停一下，問我：「潤玉，你知道我的過去一切嗎？」我說：「我只聽傳說，你與徐悲鴻先生的婚姻，是艱苦奮鬥而成的。當你跟他在外國時，曾經受了不少生活上的痛苦，後來徐先生學成歸國，做了名教授，成了名畫家，却戀上了孫姓女學生，把你拋棄；我深深為你抱不平！以後聽說有人在苦戀你，我就不清楚了。」

碧微痛苦的沉思一下，說：「兩年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你的文章，我很喜歡你的文筆有正義感，也有同情心。居然在前天遇上你，攀談之下真是喜出望外。我為了感情上的痛苦和矛盾，一直無法向第三者敘述，現在遇到你，覺得我有訴苦的對象了。我很冒昧，想要求你能將我所遭遇

的一切，和內心的感受，用小說體裁編述出來，要真真實實的描敘我的故事，希望藉此可以紓解我的苦悶。潤玉，你覺得我很唐突嗎？你肯答應為我寫嗎？如果你肯，我會將我的一切，詳細告訴給你。」

我與碧微才見面會談三次，她竟然把我當作知己，真是又驚又喜。於是我答應了，請她敘述過去的一切。

與徐悲鴻私奔日本

她略停一下，噓了一口氣說：「我先將我的家世略為提一下吧。我家是書香世家，是宜興古老的大家庭，祖先是清朝的官員。我自小就接受了禮教家庭的薰陶。我在光緒二十五年出生，祖父為我取名棠珍。十三歲由父母之命，和一個姓查家裏的兒子訂婚，我既沒有見過面，也沒有把這件事擺在心上。」

「我十七歲時，父親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我們家就搬到上海哈同路居住。這時徐悲鴻因為宜興同鄉關係，常來我家。悲鴻外貌英俊，態度又落落大方，不拘小節。他對我們一家人都非常親切，又能體貼我的父母，因此我的父母親都非常喜歡他；沒有多久，他幾乎等於我們家的一份子。」

「悲鴻家境貧寒，他的父親能詩，又工書畫，一家八口都靠他賣字畫維持生活。悲鴻九歲跟父親學畫，很有成就。十九歲時他的父親死了，他要負擔養家的責任，就留在宜興教兩年書。但他要想進修，不得不辭去教學，籌措旅費，悄悄

跑到上海，投宿在一位朋友的單身宿舍裏。正當走投無路的時候，忽然看到哈同花園在報紙上登廣告，徵求畫舍頤像，悲鴻畫了一張去應徵，獲得取錄，哈同花園總管姬覺彌接談後，深獲賞識，就請他擔任園中美術指導一類的工作。後來姬總管知道悲鴻有意到法國留學，深達美術，但須先學好法文，答應由哈同花園供給一切費用，因此悲鴻進了震旦大學法文專修科，生活問題同時也解決了。」

「那時我才十八歲，剛從古老守舊的宜興，來到五光十色的上海，而我的活動天地還只限在一樓一底的家裏，我所接觸的人物只有家人鄰居和至好的親友。悲鴻闖進我們的家庭，給我帶來新奇的感覺和暗中的喜悅，覺得他有吸引力，以及他矢志上進的毅力，都使我對他深深的愛慕和欽佩。但是在我那種守舊的家庭裏，從來沒有和悲鴻單獨在一起，也從來沒有交談過一句私話。」

「某一天早上，母親為我梳辮子，悲鴻坐在一邊和母親聊天，母親隨便告訴他，說查家明年就要來迎娶了。我聽了不覺一震。聽說那個姓查的男子既愛玩又不肯讀書，我怎能嫁給這樣一個男人？母親為我梳好了頭，下樓去，悲鴻也告辭離去；剩我一人在樓上，思前想後，不由得悲從中來，就伏在桌上哭泣。忽然悲鴻又上樓來，看見我在哭，似乎了解我的心事，伸手拍拍我肩膀說『不要難過』，然後回身下樓。」

「過了幾天，有一位朱先生到我家來，朱是我們同鄉，和悲鴻很好。當時我父母都不在家，他突然問我：『假如現在有一個人，想帶你

到外國，你肯不肯去？』我聽他這一問，心裏立刻映出悲鴻的影子。我早已聽說悲鴻要去法國的事，可是連做夢也沒想到他要帶我一同去。果然朱先生告訴我這個人就是悲鴻，他最近要去法國。」

「由於我一向對悲鴻的好感和愛慕，以及逃避查家的即將迎娶，又禁不起朱先生的一再催促，便在緊張中答應『我去』。朱先生很滿意，但他一再叮囑我，此事千萬不可洩漏，否則將會有很大的禍事。他又說關於出國的一切手續，悲鴻自會替我辦理。」

「我是已經訂過婚的人，在當時社會風氣是絕對不能解除婚約的；我隨悲鴻出走，等於『私逃』。」

「悲鴻私下為我取了一個名字叫『碧微』，還刻了一對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鴻』，另一只刻『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便得意的說：『這是我未來太太的名字。』人家追問是誰？他神秘的笑而不答。」

「不久悲鴻開始準備前往法國的一切，姬覺彌先生送他兩千銀元的旅費，我們家裏也給他餞行。他雖然宣佈某月日啓程，但仍舊留在上海為我辦理出國手續。那一段時間他匿居在康有為先生家裏。當時康先生已收他為弟子。」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激烈進行，由上海到法國的航線不通，悲鴻決定帶我先到日本，再看赴法的航情。」

「我們決定五月十四日離開上海前往日本，悲鴻已與朱先生商好，於十三日傍晚，邀請我父

母親出去吃晚飯，飯後再去看戲，家中只剩我一人，我竭力使自己鎮定，把事先預備好的一封信，放在母親抽屜裏，信中故意寫得含糊糊糊，大意是說深感人生乏味，頗有想去自殺之意。信放好了，離開家門，別了養育我十八年的父母！

「到了悲鴻預定的客棧，他已經等得很焦急了。他給我戴上那刻着『碧微』的水晶戒指，從此我的名字就改為『碧微』。」

「我初到日本，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生活習慣又與我們不同，日本生活費比我們中國高，我們所帶的旅費又須節省使用。初次離家，萬分惦念着父母親，精神上很感苦悶，悲鴻不大了解我當時的心境，他不能給我多大安慰。幸好不久，悲鴻遇見了幾位熟朋友，時有往來，心裏才略感輕鬆些。」

「三個月後，姐夫從上海到日本留學，他竟然找到我們，見面之下，真是驚喜萬分。由姐夫口中得知家中爲了我的出走，還掀起一場大風波，爲要應付查家的追究，只得假造我去蘇州探望舅父，得了急病，不治身亡，並且買了一口棺材，內中裝些石頭，然後抬到一家寺廟裏，暫時寄厝，才算掩飾過去。」

「聽了姐夫的一番敘述，我心裏萬分慚愧和難受，不由得痛哭失聲，於是我鼓起勇氣寫信回家，向我父母請求饒恕。父母愛子之心真是難以衡量，在我接到父母覆信時，他們居然一概原諒了我。」

回滬到平官費赴法

「我們在日本一住大半年，看看帶來的兩千銀元就要用完，再拖下去就得挨餓，於是我們只好在當年十一月間，又從東京黯然回到上海。」

「剛到上海，不敢回家，找一家旅館住了幾天，母親知道了，趕來探望，見我們住旅館不方便，就在我家鄰近的一位朋友家裏，替我們分租了一間廂房，每天可以回家吃飯。」

「悲鴻再去拜見康有爲先生，他說：『現在歐戰正激烈，你們不能去法國，最好先去一趟北平，看看能否弄到一個官費，將來出國，你們兩個的生活費可以過得寬裕些。我可介紹幾個朋友，請他們幫忙。』」

「十二月，我們從上海去北平，爲了省錢，坐的是小海船三等艙，艙中搭客都是做小生意和做工的，只有我一個女人，這種環境是我第一次過的，滿心委屈，却不敢說。」

「悲鴻拿了康有爲先生的介紹信去看羅瘦公、易實甫和樊樊山三位先生，他們同是當時北平的三大名士，在政教兩界說話都很有力量。羅先生一口答應幫忙，隨即寫信介紹悲鴻去當教育總長傅增湘。他看了信，立刻答應照辦，並說只要歐洲航線一通，他馬上派遣悲鴻以官費資格去法國留學，繼續深造。」

「爲了等待歐戰結束，我們在北平生活幾難維持，幸經同住一個院子的華林先生介紹悲鴻到北京大學擔任『畫法研究會』的導師，月薪可得三十幾元；家中伙食費經常不夠，記得有一天悲鴻不在家，我手邊只剩下兩個銅元，想煮一碗麵吃都不夠，第二天更是沒辦法，只好拿母親給我

的一只金鐲去當掉，藉以維持家用。」

「唉！你的生活可過得苦了！」我同情她的際遇。

「苦日子以後還有呢！」她噓了一口氣又往下說。

「民國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傅增湘先生立即派悲鴻以官費資格赴法留學，我們領到款後就回到上海，積極進行出國的準備。」

「我們去見哈同花園總管姬先生向他辭行，他很稱讚我們，又送了三千元的旅費。」

去國八年歷盡艱辛

「民國八年三月，我與悲鴻離開上海前往法國，搭的是日本船三等艙。」

「船行四十九天抵達倫敦再轉巴黎，從此我們就定居下來。悲鴻進了法國國立最高藝術學校，我也經過法文程度的甄試，進入當地一家女子學校學習法文。」

「悲鴻刻苦好學，努力奮鬥的精神，是我一向欽佩的。他在赴法以前，繪畫藝術已有相當造詣，來法入學後更是廢寢忘餐的潛心攻習，每天上午都在學校繪畫，下午學校沒有課，就到各大博物館欣賞參觀，家中生活情況一概不管。」

「在巴黎，幾個要好的朋友，組織了『天狗會』，公推謝壽康爲老大、徐悲鴻老二、張道藩老三、邵洵美老四，孫佩蒼爲軍師、郭有守爲行走、江小鶴爲專使，因爲只有我一個女性，他們戲稱我爲『壓寨夫人』。大家情意親切，生活過得輕鬆愉快，有時一天要坐好幾次咖啡館。」

「但是我與悲鴻的窮苦生活却挨了不少。

「我們在法國是靠『官費留學』的學費來開銷一切，悲鴻愛買畫集，還要供給我的生活費，必須很節省的使用才够開支，如果遇上什麼阻礙，馬上發生問題。例如民國十年夏天，國內直奉戰爭開始，北平政局受影響，所有留學生的官費全部停發十幾個月，那時我們正在德國柏林參觀展覽，如果不是遇到我國駐德公使館一等秘書張允愷先生待我像親妹妹一樣的照顧和經濟幫忙，恐怕我們早已斷炊多時了。直至官費補發到來，才把滯留在柏林時的欠款還清。

「民國十四年北平政局不安定，官費起先是斷斷續續的匯來，後來簡直中斷了，我們的生活也就痛苦不堪，伙食不繼，有一餐沒一餐的。記得有一次，眼看第二天就要斷炊，悲鴻徬徨無計，叫我到一位好友劉先生家裏去借錢，到了他家，他們留我聊天，談話時幾次三番，我考慮再考慮，仍然鼓不起勇氣開口借錢，回到家裏，悲鴻問我借到錢沒有？我說我實在沒有勇氣開口向人借錢，他聽了，一語不發，上床睡去了。

「第二天起來，我們預備到朋友家吃飯，走到大門口，忽然接到一封信，通知悲鴻到公使館領取一個月的公費。真是絕處逢生，暫時可以安定一下了。可是官費以後是越來越靠不住，時斷時續，而且已臨斷炊的危險。我們想去做工，用勞力換取最起碼的生活費。奔走了不知多久，才找到兩種臨時工作，我給羅浮百貨公司做衣服上的綉花工，悲鴻替書店出版的小說畫插畫。這兩種工作不但待遇很薄，而且工作不能長久，要想

靠它維持生活，那是夢想。終於發現我們在巴黎已經是一條絕路，如果再不另想辦法，恐怕要束手待斃了。

「經過一番商量，決定由悲鴻先回國設法籌措款項，如果成功，再回法國繼續學業，我暫時留在巴黎等他的消息。結禱八年，這是我們第一次分離。想到他走了，留我孤零零的住在異國，生活又將如何維持？不免有恐懼和淒涼的感覺。但是八年以來，我看他從沒有在感情上對我有所了解和關愛，因此我就不曾向他說出我的心事。

「悲鴻走了以後，想不到天狗會的一羣友好，與我經常在一起坐咖啡館、聊天、看戲、看電影。另外還有許多朋友夫婦等常和我在一起，有事大家互相照應。

「九個月後，悲鴻回到巴黎，雖然他在新加坡給幾位南洋富商畫像，得到法幣六七千元的潤資，而他竟又用來採購了不少金石書畫，回了一趟上海，所剩的錢最多只能再撐幾個月。於是他決定再回國去，可是連單程的旅費還不够。幸而老朋友中法大學的教務長李聖章先生，前來法國考察教育，來到我們家，知道悲鴻想回國再籌費用，缺乏旅費，便即自動提出幫忙，於是十六年四月，悲鴻再度東返。

「悲鴻走後不到一個月的某一天早上，我忽然發高燒，請醫生來看，說我患慢性盲腸炎要開刀，同時診斷我懷孕已一個多月。我驚喜參半，急寫信告知悲鴻，請他籌寄旅費讓我立即回國。當時悲鴻還在新加坡，得我信後立刻來信，要我準備啓程。但因旅費不够，一直等到八月中，我

父親爲我寄來三百元，方能成行。

「民國十六年十月一日，我終於回到了一別八年的祖國。

「去國八年，吃盡了千辛萬苦，現在總算已經回國，雖然不是載譽而歸，至少悲鴻和我雙雙回來，多少可以沖淡一點當年私自出走所受的譏諷和嘲笑。

婚後十載才算有家

「我們回國，暫時定居上海。回國後的前幾個月，還沒有找到工作，經濟情形不好，回國所借的旅費也無法歸還。這時吳稚暉、李石曾兩先生都在上海，悲鴻前往拜見，李先生就以世界社的名義，聘請悲鴻爲幾位黨元老畫像。前後畫了四幅，每幅得到兩百元的潤資。其中以吳稚老像畫得最好，稚老自己花錢五彩製版，複印了許多張分送友好。

「民國十七年二月，中央大學邀聘悲鴻擔任藝術系教授，他以我們家居上海，每月只能騰出一半時間在京任教，校方答應了。薪金每月法幣三百元，從此悲鴻才有固定收入。

「十八年五月，我們搬到南京住，悲鴻因爲中大有畫室，晚上可點煤油燈作畫，所以他經常白天晚上都不在家。家中經濟環境還是不大好，家裏沒有佣人，一切家事都要我自己做。當時我們的兒子伯陽才一歲多，我又懷孕了。

「同年八月，父親來到南京就任金陵女子大學教授，十月我陪母親去遊明故宮，胎受震動，胎兒七個月就動手術取出，這就是我的女兒麗麗

，她先天不足，但却很正常的長大。

「一向愛護我們的吳稚暉先生，覺得我們所住中大宿舍房間太小，悲鴻沒有作畫的地方，於是他在傅厚崗花了三千元，為我們買下一塊兩畝大的地，又為我們募款建屋，幾經周折，總算建好了這棟美麗的房子。二十一年十二月遷入居住。結婚十幾年，挨窮受苦，到如今總算生活比較安定，也有了自己的家。」

師生戀平地起風波

碧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潤玉，我的命真苦！自從我跟着悲鴻私自離家出走，直到民國十六年回國以前，都是在窮苦中掙扎生活，但是我爲了與悲鴻的恩愛，雖然經濟上困苦，可是精神上總是快樂的。以爲這次回國，悲鴻當了教授，有了固定的收入和高尙的畫藝地位，這一輩子應當是過着安定快樂的日子，怎麼料到悲鴻會起了變心，戀上學生！」

我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說：「徐先生愛上自己的女學生，實在是不應該的，在當時社會情形，師生戀愛是不許可的，何況是有婦之夫，太太又是同艱共苦奮鬥生活的結合，所以大家都同情你。」

「我很感謝大家同情我的盛意，只是他已墜入陷阱，不能自拔。最後孫韻君並沒有嫁他，可是我的家已經被毀了！」

「他們來往關係有多久？」我問。

碧微嘆了一口氣說：「早在民國二十年初，我的姑母在宜興家裏病故，我回家幫忙父母親料

理喪事，接到悲鴻來信，說如果我不就回去，他可能要愛上別人了。我沒有理由相信他這話，我想可能是他催我回家，所以我還是等到姑母下葬以後回來。

「我回家的當晚，悲鴻坦白向我承認，他最近在感情上有變化，他很喜歡一個在他認爲是天才的女學生，名叫孫韻君，十八歲，安徽人。因爲沒有考取中大文學系，就到藝術系旁聽。當我在宜興的時候，悲鴻約她到家裏爲她畫像，有時也同去遊玩。爲了喜愛她，還吻過她的額頭。

「我聽了他的敘述，正像受了雷擊，一時無法控制悲痛的情緒，竟然哭了出來。悲鴻馬上安慰我說：『你已經回來，我想以後不會再發生什麼問題了。』儘管他這樣對我說，可是他的行動越來越不正常，平時很少在家，總是一大早去上課，下午再去作畫，晚上還要到藝術系趕晚班。

「有一天，有兩位朋友要參觀悲鴻的近作，也約我同到悲鴻的中大畫室去，一進門就看到兩幅畫，一幅是悲鴻爲孫韻君畫的像，另一幅題名『臺城夜月』，畫的是悲鴻和孫韻君雙雙在一座高崗上，悲鴻悠然席地而坐，孫韻君侍立一旁，項間有一條紗巾，隨風飄揚，天際一輪明月。

「這兩幅畫未免太顯眼了，趁着他們在看別的畫，我暗中將它取走，順手交給一位學生，請他替我帶回家裏。到家後，我把『臺城夜月』放在一旁，孫像便藏到下房傭人的箱子裏。我對悲鴻說：『凡是你的作品，我不會把它毀掉，可是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這幅畫最好不必公開。』他聽了也就不便向我要回去。

「爲了要保持悲鴻的名譽和前程，我不敢將他師生相戀的事告訴任何人，祇希望有一天，他會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對妻子兒女的責任，迷途知返。我想我只要盡力的容忍，也許問題會圓滿解決的。」

「可是悲鴻對我的感情越來越糟，有一次爲了與我鬥氣，跑到上海，寄給我一封信，說：『吾人之結合，全憑於愛，今愛已無存，相處亦已不可能，此後我按月寄你兩百元，直到萬元爲止，兩兒由你撫養。總之你亦在外十年，應可自立謀生。』我接到這樣的信，除了悲傷痛心之外，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挽回感情的方法。」

碧微提起往事，不禁眼淚盈眶。她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又繼續往下說：「民國二十一年夏天，孫韻君進了中大藝術系，成爲悲鴻的正式學生。他逢人便宣揚她的天才和智慧。由於他自己毫不隱諱，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會，轟動一時，花邊新聞便不脛而走。許多小報繪影繪聲，不知登了多少有關這樁三角戀愛的故事。

「吳稚暉先生也聽到了消息，便寫了一封長信給悲鴻，勸他懸崖勒馬，善爲自愛。信中有：『……尊夫人儀態萬方，先生尚復何求？……倘覺感情無法控制，則避之不見可乎？……弟家中亦有黃臉婆，頗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輕少艾，吾不爲也。……』可是他無動於衷。

「孫韻君原住中大女生宿舍，該宿舍禁止男士出入，但是悲鴻却常到女生宿舍去找孫韻君，因此也被好事者引爲笑談。」

「民國二十一年底，李石曾先生發起將中國近代名家的繪畫，送到歐洲各國巡迴展出，由悲鴻前往主持。」

「這一次歐洲之行，我本不想同去，但是轉念一想，假如我不去，萬一悲鴻帶了戀人同行，又怎麼辦？而且我還希望趁此同往歐洲的機會，能否有重歸和好的可能。於是我將母親從上海接來，幫我照顧家中一切。」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離開上海，二月底到達巴黎。因為辦理手續問題，到五月間才在巴黎舉行，非常轟動，評論極佳，可說是極為成功。」

「有一天，有人敲我們住家的門，悲鴻打開門立即衝了出去，與來人小聲說了幾句話，然後回房來，我問他是誰，他答說是以前美術學院的門房。過了兩天，我在壁櫃裏看到了一個信封，原來是孫頌君從國內寄給他的。我才恍然大悟，他和孫頌君一直有書信往來，而那位門房便是他們的轉信人。」

「這次的歐洲畫展，計在巴黎、倫敦、柏林、羅馬、意大利、莫斯科、列寧格勒各大城市展出，歷時二十個月，於二十三年八月返抵南京。友好們歡宴洗塵，每天都有。」

「那年秋天，悲鴻率領了中大藝術系學生幾十人，孫頌君也在內，旅行浙江省天目山，從事寫生。過幾天他們旅行回來，有兩個同學很氣憤的跑來告訴我，說徐先生這次天目山之遊，不但鬧了笑話，而且還被一位同學偷偷的拍了一張山間擁吻的照片，已經在同學之間傳觀。」

「由於同學們的不滿，孫頌君在最後一個學

期很少到校上課，悲鴻却極力為她幫忙，設法弄她畢業。」

「聽說孫頌君畢業之後，要想出去奮鬥，悲鴻便離開家，積極籌備開畫展，要為她籌措奮鬥費用。據說畫展賣出了若干幅畫，得到幾千元的現款，此款是否給了孫頌君，我全不知道。」

「從此悲鴻離開了家，去了廣西，我獨力撐持家中生活，撫育兩個兒女。」

「三年前我曾請求朱驥先、張道藩兩位朋友為我介紹工作，只因我們夫婦不和，在沒有得悲鴻同意之前，他們不便替我找事，恐怕影響我們夫婦之間的和好。現在悲鴻已經離家，而我的經濟情況也不好，因此道藩先生便介紹我到中法友誼會去擔任幹事。」

「民國二十六年春的某一天，謝壽康太太打電話通知我，說剛接到悲鴻一封電報，明天他回南京。我聽了非常詫異，他怎會忽然想回家？問謝太太電報是從那裏打來的？答說是懷寧。懷寧就是安徽，那是孫頌君住的地方，於是我心中瞭然。他回來只住了兩個多星期，又到廣西去了。」

天狗會友力促和好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在我國河北蘆溝橋燃起烽火，南京從八月十四日開始，每天都有空襲警報，住在南京的幾個好朋友都把眷屬送到廬山或四川，我也把兩個兒女送回宜興。」

「中秋節前，日本人揚言要對南京作全面轟炸，當時人心惶惶，張道藩先生要天狗會的老朋

友一齊搬到他住宅去住，因為他家有很堅固的地下室。當時悲鴻又回到南京，他們都答應搬去，我先因不願打擾別人，不想去，最後因為大家的催促，只好同去住張家。」

「不久，悲鴻又說要回桂林，而他對我和孩子的問題始終不提，現在他又要走了，我不能不向他提出生活費的問題。我說：『謝壽康告訴我，你有意叫我帶孩子疏散到四川，可是我和孩子們的旅費從何得來？回國以後，你的名氣雖然越來越高，但是你從沒有為家庭買過一幅畫，反而把每月薪水收入，大部份拿去買藝術品或是裱畫的費用，使我經常家用吃緊。現在你要我去四川，那麼你準備每月給我多少生活費？』他說：『以後我能够拿十足的薪水，就給你一半。』我姑且根據他的話做打算，他的月薪是三百元，給我一半也許可以在重慶過活。可是他的諾言以後只實行兩次。」

「悲鴻給我五十元作旅費，他便動身去桂林。我派人回宜興把兩個孩子接回南京。那時疏散到四川的人很多，船隻太少，道藩先生費了很大的事，只能買到去漢口的船票。道藩與郭有守二人送我上船，直到船開才走。」

「幾天後，從漢口到達重慶，郭有守的太太已早來到，她所租的國府路房子叫『光第』；還有兩間空房，我就請郭太太轉租給我，住的問題解決，我又為伯陽、麗麗兩個兒女辦妥入學手續。」

「當時中央大學也已遷來重慶，悲鴻與幾個教授同住在青年會，我因去看那幾位教授朋友，

才知悲鴻也來了。我們見了面，他面容嚴肅的對我說：『現在我要我的家，至於我們的家應該住在那裏，我可以聽從你的意見。』我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我住的地方不是你的家。於是當天下午他就將行李全部搬到『光第』去。住在『光第』裏的朋友都認為我們和好了，他們不知悲鴻與我却是貌合神離。

「我的外甥程康民，小時候會在我家住過，悲鴻很不喜歡他。忽然他從宜興冒險來到重慶，找到我們家來，當然是來依靠我的，於是大家商量怎樣安排他的求學問題。當我提議叫康民投考空軍學校時，悲鴻却以冷淡鄙夷的口氣說：『算了，他還考什麼空軍學校？你們也不想，國家買這些飛機多不容易！』當着孩子的面這樣

說，我聽了心裏實在難過，就說：『你不要管好不好？』悲鴻登時大聲發怒說：『你算了吧！』使得當時的氣氛難以下臺。

「夜間躺在床上，彼此情緒惡劣，我問悲鴻：『依你看，我們還有和好的可能嗎？』他很乾脆回答：『我知道我的罪惡，讓天來罰我好了！』感情又到了宣告破裂的時候。我覺得我應該使

他明瞭，我不一定要靠他一輩子，因此我向他說：『過去你曾向我父母說過，你到那裏都打得出門，而我離開你就不行了。可是我就要努力奮鬥，假如奮鬥有所成，那我便離你更遠；要是無所成，就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自殺，一是向你乞憐。不過以我的個性來說，恐怕是走第一條路的可能性較大。』

「天還沒有亮，悲鴻便起床整理東西，我知道他又要離開這個家了。正好郭有守一清早到我家來，看到悲鴻在收拾行李準備走，儘量勸他，無奈他去志已決，提起行李立刻就走了。有守送他下樓，我只是無言長嘆。算算他這次回來，前後共住了五十天。

「悲鴻這次住在家裏時，我曾見到他戴過一只極大的紅豆戒指，據說紅豆是孫韻君送的，他用金子鑲成戒指。有人告訴我，戒指裏面還刻了『慈悲』兩個字，『慈』是孫韻君的另一個名字叫『孫多慈』，『悲』當然是代表悲鴻了。我會問他這戒指是誰送的？他不回答，以後就沒看見他再戴了。

(未完待續)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 守 成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台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